

平凡人生



我恩重如山的双亲

□皮运帆

在葱茏碧绿的马夫寨下，在碧波荡漾的玉泉河边，座落着一个美丽的村庄

皮家湾。这里，是我岁月初萌成长的故乡；这里，生活着我八十多岁的双亲；这里，时常牵动我心底那份最柔软的温情。

我的父亲和母亲属于典型的 生在旧社会，长在红旗下 的一代人，他们经历了新、旧社会两重天，深深感受到了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。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磨砺，我的父母对生活格外满足，对幸福格外知足，对走过的路格外珍惜。

父亲生于1934年，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。曾祖父叫皮国程，祖父叫皮开珍，祖母刘大妹，母亲刘金玉，都是桥自弯乡鸭儿池村没出五户的刘家人。伯父皮文乾，比我父亲大六岁；姑母皮林芝，比我父亲大三岁；叔叔皮文尧，比我父亲小七岁。解放前，一家八口人靠三亩多瘠薄的田地养家糊口，如遇天灾，产下的粮食根本不够一家人吃喝，生存极其艰难。

曾祖父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靠串乡走村卖线话线活补贴家用，父亲从小跟着曾祖父背着背筐卖东西，饱尝了谋生的艰辛。大自然是神奇的粮仓，山里长出的野菜野果，是饥饿岁月最好的食物补充。挖蕨打葛、扯野菜吃蒿子，这是父辈解放前经历的真实生活。当时普通百姓都要交寄捐杂税，称出款子，我的祖母刘大妹出不起款子，与保长闹翻，因怕报复，祖父祖母只得连夜带着一家老小投奔内半县的亲戚。

亲戚家住五道水镇元宝溪，是父亲的姑姑。元宝溪与湖北交界，地广人稀，正适合避难。当年，只有八岁的父亲跟着祖父母背着四只母鸡打着火把连夜赶路，第二天下午才走到元宝溪。在家千日好，出门时时难，什么叫故土难离，什么叫有家不能归，我的亲人深深尝到了其中的滋味。没有地方住，祖父祖母就割茅草砍树在亲戚的帮助下搭三间茅棚，这样，一家人总算有了安身之所。刚到元宝溪，全家人生活完全靠东挪西借，借一担苞谷还一担苞谷，借一升苞谷粉子还一升半苞谷粉子，在那种驴打滚 贷借的日子里，苦难的亲人们挺了过来。为了让家人吃饱，借来的苞谷粉子都会拌上一大半时令野菜，只要是没毒的东西，父辈们都吃过。

元宝溪荒芜人烟，父辈们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刀耕火种，解决粮食短缺问题。祖父祖母先砍出一块空地，作为防火隔离带，然后砍下烧过的杂树，辟出一块块土地，种上苞谷，俗称 砍火畜。春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经过一年的广种薄收，火畜地打下的千余斤苞谷，让亲人们有了活路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年仅十岁父亲就跟着祖父劳动，干不起重活，就负责往山上送饭菜。祖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，一共生了十三胎，成活四人，多子多福让祖母创造了繁衍生息的神奇。

桑植解放那年，偏远的元宝溪也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时代。年仅十五岁的父亲，在元宝溪光荣地当上儿童团副团长，手握红缨枪，打倒土豪劣绅、减租反霸，火热的生活让父亲找到了翻身当家作主人的豪情。桑植复查土改，父辈们搬回了皮家湾。解放前，父亲有家不能归；解放后，父亲叶茂归林。他发自内心的感谢共产党。

父之美德，儿之遗产。爱党入党，跟着共产党干革命，是父亲的辉煌人生。父亲文化程度不高，却是一个极其有信仰的人，这种信仰伴随父亲一生，也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父亲在1953年加入共产党，并担任团支部书记，负责培养青年积极分子。火热的生活火热的激情，父亲对新生活充满了热爱。由于工作积极，两年后，父亲当上了民兵营长。在那个全民皆兵的年代，每年七八月份父亲都组织60个民兵进行训练，自豪溢于言表。随后，父亲又担任监察主任。1957年，父亲担任村书记，一干就是20余年。

父亲从入党那天起，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。党叫干啥就干啥。当大队长，组织安排修渠岭村到桑树垭的公路，父亲组织义务工100多人，早去晚归，一修就是两年。修渠岭水库，也是不余遗力，一干也是两年。组织安排父亲搞社教，他积极服从安排，先到利福塔村住了一年。搞 四清 不准回家，父亲就长住在洪家关银杏塔、杨柳池、花园村。我还记得，县民政局安排父亲修贺龙故居、修榨油厂、办农具厂，他把我也带上了。当时我正上学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就跟父亲住在工地。守工地时，我问父亲： 为什么不回家住。父亲说： 土地就是我的家。父亲的教育就这样直接。父亲从村里走出来后，开始走入另一个人生大舞台。随后，父亲开始担任乡农具厂厂长兼企业办副主任，从50岁一直干到60岁退休，乡农具厂办得十分红火，农具厂生产的锄头菜

刀销往洪家关的十村八寨。当时农具厂养活了20多人，每人每月的工资是15元，后来涨到25元、35元，当时的米只有一角三分钱一斤。可见父亲对农具厂的管理十分精心。

1958年，父亲与母亲结婚。据母亲回忆，他们的婚姻，是祖父母在父亲三

吾邑之张家界者，地处湘西北，谓东经110度和北纬30度交叉处之神秘地带。其北踞武陵，西引川鄂，融汇温带、亚热带，是为古今之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。蛰伏乾位，久待天时，龙腾而起，势在必然。

然昔以山高水险，洞幽林密，道窄渊深，交通不便；更兼野人稀，虎狼横行，蛇蝎出没；言语不通，土风殊异，巫蛊盛行。若逢马乱兵荒，地方割据，关隘丛生，外界视为畏途，或称之为奥府，或惧之为盲肠；或讥为边地之穷乡僻壤，或鄙以异地之外蛮夷。

迨及近年，随改革之开放而旅游之兴起，山门大敞，游人涌集。

千秋胜境从今识，一露真容举世惊。

张家界乃绝世之仙乡宝地，无愧乎世界之自然遗产而世界之地质公园也。

予本土人，幸为之赋。其辞曰：

今之张家界市，夙谓大庸。考证其由，追溯渊于太古；恐龙之父，见化石于芙蓉。亿万斯年，孕峰林之地质；史前罔闻，有人类之遗迹。石器打磨，是先民之脚步；多情桑女，刻陶罐之蚕虫。绝壁悬棺，了濮人之葬俗；淳于虎纹，闻巴国之乐钟。庸军南下，得地名于世；澧水城旧，知建置于黔中。或县或州，因历史之兴替；能分能合，奉皇家于始终。卫所土司，维护安居乐业；出征奉调，屡成伟绩丰功。屯兵遣户，所恃有容乃大；建市辖区，当凭旅游业称雄。

自是资源厚积，地位谁争？史绍周秦，岂道蛮荒地带！经传世代，都承华夏文明。沧海桑田，造化天公独厚；峰林洞穴，瞻观遐迩咸惊。阳和雨润，生态平衡多样；珍禽异兽，纷繁物类争荣。土苗白汉，融自五湖四海；衣食婚丧，渐成同语共鸣。鬼谷张良，志录课徒佳话；巫傩符咒，师传影

至若地方风俗，都存史志。郡县市，任辖区之合分；土白苗瑶，融民族之精萃。语言服饰，虽片羽之保留；用器房居，顺时风而相类。巫傩上场，酬神载舞载歌；花轿临门，哭嫁犹悲犹喜。辣椒野菜，取杂味而下锅；吊脚转楼，因地基而取势。随征为遣，离本土而流居；嗜白因名，出云南之大理。炳南王氏，功高湘鄂边区；谷姓壮猷，名载武昌首义。崇山可祭，伤苗祖之故园；韶墓毗邻，接天门之仙气。短衣对扣，便野地之操劳；银

刀削面，显山川之秀美。

自是资源厚积，地位谁争？史绍周秦，岂道蛮荒地带！经传世代，都承华夏文明。沧海桑田，造化天公独厚；峰林洞穴，瞻观遐迩咸惊。阳和雨润，生态平衡多样；珍禽异兽，纷繁物类争荣。土苗白汉